



第一章^① 主要世界的圣经

杨克勤

一、引言：变化的世界，多样的阅读

基督教是“白人的宗教”吗？^② 耶稣有碧眼金发吗？英王钦定版圣经（KJV）是世界上流转最广的圣经吗？面对全球基督教日新月异的面貌，这些问题值得再思。世界基督教数据库（World Christian Database；印刷版：《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中提到，白人占基督徒的比例从上世纪初的 81% 变为上世纪末的 45%，而 2012 年“基督教正在逐渐从白种人、欧洲主导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转变为非西方的世界]，

① 本文原稿为英文，刊登在“Biblical Interpretations in the Majority World”，in Mark Hutchinson edited, *Oxford History of Dissenting Protestant Traditions, Vol. V,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mes in a Global Contex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杨克勤，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② 格伦·厄斯里和克雷格·基纳，《黑人的宗教：基督教会以非洲为中心吗？》（Glenn Usry and Craig S. Keener, *Black Man's Religion: Can Christianity Be Afrocentric?*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6）。土著澳大利亚、托雷斯海峡和美拉尼西的基督徒认为福音不是西方产物。见汤普福的《福音不是西方产物：太平洋西南的黑人神学》（G. W. Trompf, *The Gospel is Not Western: Black Theologies from the Southwest Pacific*; Maryknoll: Orbis, 1987）。



甚至超出有体制基督教而成为一个机构[变为更独立和有魅力的教会]”。^①世界基督教数据库列出了全球的 13,000 个种族, 33,000 种语言和方言, 并显示主要世界(包括大洋洲)有 1,178,000,000 名基督徒, 但只有 819,000 名在大西洋地区。^②基督徒人数的增长从欧洲和北美转移到了南半球、远东和太平洋地区, 这表明对圣经的宣讲、教导和研究已经不再限于西方世界。超过 60% 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自称是基督徒, 并且很明显基督徒聚集地出现在许多非西方国家, 如菲律宾、韩国、印度的一部分(如喀拉拉 Kerala), 和中国(如温州)。这些基督徒有自己母语的圣经译本; 这些译本带给他们一种更新的自我认识以及神在他们土地上做工的意识。

从历史的角度, 人们可能会追溯到西方主流神学以及将福音引入主要世界的西方传教士的工作——但这种说法本身也不完全准确。是福音书作者使徒马可建立了埃及的教会吗? 是马太或多马建立了印度教会吗? 是景教徒首先将福音带入中国的吗? 和欧洲基督徒比起来, 埃及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n)教会在《诗篇》68:31 中找到了他们与上帝之约中的有利地位和更早的历史优待: “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 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③

有确凿证据表明, 主要世界的圣经阅读相当本土处境化, 尽管西方传教士也不懈努力。主要世界的圣经教导者在释经方面既非只是“被动接收者”, 也非在解经方面“空手”与宣教士争论经文

① 理查德·奥斯特林, “世界信徒研究列表”(Richard N. Ostling, “Researcher Tabulates World’s Believers”), Adherents.com, 2014.7.3 日访问, <http://www.adherents.com/misc/WCE.html>。

② 奥斯特林, “世界信徒研究列表”, <http://www.adherents.com/misc/WCE.html>。

③ 除非作特别说明, 本文中的所有经文取自和合本。



的意义。^①韦斯特 (Gerard West) 观察到非洲人读经时通常以他们自己的背景为前设和对人物的假定。类似地,徐洸善 (Kwang-Sun Suh) 观察到,“韩国基督教已经变得彻底地本土化了”,以至于“韩国教会的层次结构更儒家化而非基督教化”……[例如]韩国许多基督徒对圣经字句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实际上深深根植于新儒家的字意主义旧思想,而非受到外部来源的影响。^②

主要世界的释经和圣经神学^③不仅造福他们自己的教会,也惠

① 杰拉尔德·韦斯特,《在不同文化间穿越罗马》中的“回应”,杨克勤编辑 (Gerald West, “Response”, in *Navigating Romans through Cultures*, ed. K. K. Yeo; Edinburgh: T. & T. Clark, 2004), 第 89 页。

② 徐洸善,“不断变化的亚洲中的亚洲神学”(David Kwang-Sun Suh, “Asian Theology in a Changing Asia”),亚洲神学家大会 (CATS) 论文集,1997.5.25—7.1;韩国,水原,见《基督教新面貌:在全球南部相信圣经》,菲利普·詹金斯编辑 (Suwon, Korea, in *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 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 ed. Philip Jenk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 21 页。

③ 丹尼尔·卡罗和理查德·弗朗西斯·威尔逊编辑,《当代福音重调:在非洲,亚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做神学研究》(Daniel Carro and Richard Francis Wilson, ed., *Contemporary Gospel Accents: Doing Theology in Africa,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Macon: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7);唐纳德·卡森编辑,《圣经中和世界中的教会:一项国际研究》(Donald Carson, ed., *The Church in the Bible and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Study*; Carlisle: Paternoster Press, 1987);科瓦莱宁·拉森尼等人,《在地球村中读圣经》(Heikki Räisänen et al., *Read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Village*; Williston: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0);约翰·帕拉特编辑,《第三世界神学介绍》(John Parratt, ed., *An Introduction to Third World Theolo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阿莫斯勇和彼得·赫尔策尔编辑,《全球背景下的神学》(Amos Yong and Peter G. Heltzel, ed., *Theology in Global Context*; New York: T. & T. Clark, 2004);威廉·德尼斯和帆·马蒂·加拉加尼,《神学的世界字典》(William A. Dyrness and Veli-Matti Kärkkäinen, *Glob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Downers Grove: IVP Academic, 2008)。



及作为全球教会一部分的西方教会。主要世界的后西方基督教，以及后基督教的欧洲描绘了一幅有许多中心的“全球基督教”^①繁荣昌盛的图景，而当下的挑战正是这些中心之间的交流而非敌视。生于冈比亚的耶鲁大学教授萨内（Lamin Sanneh）在他的论述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欧洲可以被拯救吗？”^②甚至可以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太 20:16）是预见了一场传向西方的反向传教运动；正如 1 世纪时外邦基督教超越了犹太基督教，所以若神许可，主要世界的释经也将很快在数量和活力上超越西方。

圣经似乎在西方沿着希腊 - 罗马文化遗产路径做长线绕行，现在又通过乡村的小径回归中东及非洲，并且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山谷和平原中开辟出新的路径。笔者希望在下面叙述圣经在主要世界的角色及用处的主要特征，见证圣灵之“风随着己意吹”（约 3:8）和那“决不徒然返回 [给神]”（赛 55:11）的圣言。毫无疑问，前方困难重重，但只盼圣言如灵风吹送全球教会，达至《哈巴谷书》中的赞美所说的，那“认识耶和華榮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2:14）。

① 蒂莫西·特里特，《世界基督教背景下的神学》（Timothy C. Tennet, *Th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7）。

② 拉明萨内，“教会和其传教工作：后基督教西方中的伊斯兰前线”，见《21 世纪使命：探索全球使命的第五个标识》安德鲁沃尔兹和凯茜罗斯编辑（Lamin Sanneh, “The Church and its Missionary Vocation: The Islamic Frontline in a Post-Christian West”, in *Mission in the 21st Century: Exploring the Five Marks of Global Mission*, ed. Andrew Walls and Cathy Ross; Maryknoll: Orbis, 2008），第 147-47 页。



二、“发展自己的神学”（self-theologizing）以及全球释经

主要世界的释经似乎没有重蹈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姿态，即认为他们的圣经阅读是唯一的、规范性阅读——虽然事实上西方释经通常是在他们自己的背景中进行神学思辨。世界上没有“美国圣经注释”系列，但主要世界却生出了非洲圣经注释、^① 中文圣经注释和许多其他非西方圣经学者的注释和专著。^② 笔者认同阿根廷的博尼诺（José Miguez Bonino）的说法：“神学总是背景化的：直接或间接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符合或违背神学家的意愿。”^③

在某一具体处境中进行神学思辨是基于一种健康的诠释学立场，一种使教会普世（全球）化的立场。这些背景化的释经是在彼此会晤的大前提下实践出来的。“四自”（中国三自的自养、自传、自治和冈萨雷斯 [Justo L. González] 添加的“发展自己的神

① 托康博斯·阿迪耶摩编辑，《非洲圣经注释》（Tokunboh Adeyemo, ed., *Africa Bible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6）。

② 吉·加纳加瓦吉，《约翰福音：注释》，亚洲圣经注释系列（Jey J. Kanagaraj, *The Gospel of John: A Commentary*, Asia Bible Commentary Series; Secunderabad, India: OM Books, 2005）；塞缪尔·尼格瓦，《提摩太一和二书与提多书》（Samuel M. Ngewa, *1 & 2 Timothy and Titu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and Hippo Books, 2009）。

③ 何塞·米格斯·博尼诺，“拉丁美洲”，见《第三世界神学介绍》，约翰·帕拉特编辑（José Miguez Bonino, “Latin America”,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ird World Theologies*, ed. John Parra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第 31 页。



学”[self-theologizing])^①原则寻求一番创新的对话，朝向：

(一)一种基于经文的普世信仰或神学，它可以荣耀多种相互作用的 worldview；

(二)一套普世神学，它尊重各个信仰群体呈现现实生活问题的跨文化背景；

(三)一种经文可译性，它维护各种独具魅力的方言和多种忠于原文的诠释学；以及

(四)一场圆桌会议，以宣讲和敬拜圣经中所呈现的具有丰富特质的上帝。

随着主要世界神学的发展和增长，圣经阅读的对话现在已经广阔地扩展，不仅包含了西方教会，也扩大了主要世界读者的视野。这样，圣经阅读不可避免地是一项跨文化事业，它超越人们自己的文化而达至圣经中的文化，并达至其他语境和民族中的文化。在全球社区中，科斯格罗夫(Charles Cosgrove)、韦斯(Harold Weiss)和杨克勤将他们的跨文化友谊跟读者分享，与保罗一起在其书信中同行的旅程。^②

主要世界对圣经的处境化解读是其一大特色。例如，卡洛特(J. Severino Croatto)针对阿根廷的压迫背景提出一种以赛亚书式的自由释放式阅读；皮克斯利(Jorge Pixley)以他的尼加拉瓜暴力

① 更多关于发展本土释经和神学，见胡斯托·冈萨雷斯，《明天：西班牙视角下的基督教神学》(Justo L. González, *Mañana: Christian Theology from a Hispanic Perspective*; Nashville: Abingdon, 1990)，第49页。

② 见查尔斯·科斯格罗夫，赫罗尔德·魏斯和杨克勤，《跨文化保罗：他人的旅程，我们自己的旅程》(Charles Cosgrove, Harold Weiss and K. K. Yeo, *Cross-Cultural Paul: Journeys to Others, Journeys to Ourselv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5)。



背景读《出埃及记》，重新认识了公义；瑞恩（Sharon Ringe）以其富强的美国背景却读《彼得前后书》和《犹大书》而“声援拉丁美洲/社区”。^③ 带有强烈信念和批判性反思的背景阅读圣经需要他人的帮助，以除去个人盲点和文化陷阱，使得每一种背景下的读经可以避免区域化的趋势。俗话说（阿奈宁 [Anaïs Nin] 和塔木德都说过）：“我们没有按照事物本身来看待他们，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对主要世界的和西方的圣经读者而言，他们面对的共同挑战其实是，在自行读经时也要与迥异于自己新视角的人一起读经。尽管主要世界的学者必须得努力，他们却没必要另起炉灶，例如我们都可以从非裔美国人和西方的妇女读经法中找到有用的资源。^④

帕特（Daniel Patte）区分了与他人一起读经的必要性以及为

③ 塞韦里诺·克罗阿托，“以赛亚书 56-66 章”，见《全球圣经注释》，丹尼尔·帕特等人编辑（J. Severino Croatto, “Isaiah 56-66”, in *Global Bible Commentary*, ed. Daniel M. Patte et al.;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4），201-206 页；豪尔赫·皮克斯利，“出埃及记”，见《全球圣经注释》，丹尼尔·帕特等人编辑（Jorge Pixely, “Exodus”, in *Global Bible Commentary*, ed. Daniel M. Patte et al.;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4），第 17-29 页；沙仑·瑞恩，“彼得一书二书和犹大书”，见《全球圣经注释》，丹尼尔·帕特等人编辑（Sharon Ringe, “1 and 2 Peter and Jude”, in *Global Bible Commentary*, ed. Daniel M. Patte et al.;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4），545-52 页。

④ 德怀特·霍普金斯，《黑人神学，美国和南非：政治，文化和文学》（Dwight N. Hopkins, *Black Theology, USA and South Africa: Politics, Culture, and Liberation*; Maryknoll: Orbis, 1989）；该隐·霍普·菲尔德，《我们踏过的石路：非裔美国人的圣经解读》（Cain Hope Felder, *Stony the Road We Trod: African America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Minneapolis: Augsburg/Fortress, 1991）；理查德·格曼，《做非洲基督教神学研究》（Richard J. Gehman, *Doing African Christian Theology*; Nairobi: Evangel Publishing House, 1987）。



他人或向他人读经的坏处。他所谓的“为他人读经”是指以“典型的殖民主义态度”来读经，以便使“他人”沉默，“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否定了他们文化的价值，削去了他们的个人和集体身份”。^①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主要世界中大量处境化读经的启发性例子：

（一）拉丁美洲的解放诠释圈子是一个由克罗阿托（Severino Croatto）、理查德（Pablo Richard）、施万特斯（Milton Schwantes）、温特斯（Alicia Winters）、塔梅斯（Elsa T á mez）、卡多佐（Nancy Cardoso）和拉丁美洲圣经研究杂志（RIBLA）引领的团体，他们在社会政治背景中读经而显明意义的真相。西班牙神学拥有其自身主题、^② 社会政治背景、压迫和暴力问题，^③ 以及

① 丹尼尔·帕特，“引言”，见《全球圣经注释》，丹尼尔·帕特等人编辑（Daniel M. Patte, “Introduction”, in *Global Bible Commentary*, ed. Daniel M. Patte et al.;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4），第 xxix 页。

② 胡安·路易斯·塞贡多，《神学的解放》（Juan Luis Segundo, *The Liberation of Theology*; Maryknoll: Orbis, 1976）；胡斯托·冈萨雷斯，《圣诞老人式的圣经：西班牙人眼中的圣经》（Justo L. González, *Santa Biblia: The Bible Through Hispanic Eyes*; Nashville: Abingdon, 1996）；米格尔·德拉托雷和埃德温·大卫·阿庞特编辑的《引入拉丁 / 一套神学》（Miguel De La Torre and Edwin David Aponte, ed., *Introducing Latino/a Theologies*; Maryknoll: Orbis, 2001）；勒内·帕迪拉，《传道使命的圣经基础：拉丁美视角》（René Padilla, C., *Bases bíblicas de las misiones: Perspectivas latinoamericanas*; Buenos Aires and Grand Rapids: Nueva Creación and Eerdmans, 1988）。

③ 马克·刘·布兰森与勒帕迪拉编辑，《冲突与背景：美洲诠释学》（Mark Lau Branson and C. René Padilla, ed., *Conflict and Context: Hermeneutics in the America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6）；何塞·米格斯·博尼诺，《在变革的情势中做神学研究》（José Míguez Bonino, *Doing Theology in a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5）。



救赎和希望，^① 并且他们认同先知在圣经中的类似描述，如阿摩司所述的鼓励、想象和自由。^②

(二) 非洲圣经诠释的“非洲之美”诠释学在肯尼亚的戴安娜 (Diane Stinton) 的描述中十分鲜明。她使用了三石壁炉上烹饪锅的非洲形象加以说明——非洲神学^③和非洲圣经^④中的圣经和基督教传统的三元组合：生命、默想和社区。她提到了两个主要趋势：

(甲) 非洲本土化及非本土化神学 (1950-1980s)；

(乙) “独立非洲……它不限于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同时还包括从其他形式的压迫，如疾病、贫困、饥饿、忽视和妇

① 埃米利奥·努涅斯和威廉·泰勒·大卫，《拉丁美洲的危机与希望：一种福音视角》(Emilio A. Nuñez and William David Taylor, *Crisis and Hope in Latin America: An Evangelical Perspective*;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6)；丹尼尔·斯基巴尼和安东·韦塞尔斯编辑，《盼望的应许》(Daniel Schipani and Anton Wessels, ed., *The Promise of Hope*; Elkhart: Institute of Mennonite Studies, 2002)。

② 丹尼尔·卡罗尔，《阿摩司书背景：拉丁美视角下的先知诗》(M. Daniel Carroll R., *Contexts for Amos: Prophetic Poetics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2)。

③ 黛安斯汀顿，“非洲，东方和西方”，见《第三世界神学介绍》，约翰帕拉特编辑 (Diane Stinton, “Africa, East and West”,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ird World Theologies*, ed. John Parra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第 116-17 页；更多的关于社区作为一个镜头如何使非洲基督徒明白神学，见奥科丘克·沃·奥格博尼纳雅的《社群的神：一种三一论的非洲解读》(A. Okechukwu Ogbonnaya, *On Communitarian Divinity: An Afric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inity*;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4)。

④ 休·佩吉编辑的《非洲圣经：读来自非洲和非裔移民的以色列圣经》(Hugh R. Page Jr., ed., *The Africana Bible: Reading Israel's Scriptures from Africa and the African Diaspora*; Minneapolis: Fortress, 2010)。



女压迫中得到解放”，这样一种非洲的黑人或解放神学。^①

尽管许多主流教会由西方宣教士创立，但非洲独立教会（或者由非洲人创办的教会[African Initiated Churches]）完全地独立，并有他们自己的领导形式、仪式、神学和圣经诠释。

（三）“亚洲融合”的圣经诠释在多元的宗教、圣经、语言和种族背景下显而易见。苏格瑞斯拉加（R. S. Sugirtharajah）总结了这一部分地区经常使用的四种释经模式：东方式、英国式、本土式和后殖民批判式。^②坦江邦斯（Natee Tanchangpongs），一位泰国学者，评估了四位亚洲神学家（帕尼卡[Raymando Panikkar，印度人]；李正勇[Jung Young Lee，韩国人]；乌帕德亚雅[Brahmabandhab Upadhyaya，印度人]；以及望宫原[Nozomu Miyahira，日本人]）在复杂的亚洲世界观中表达三一神论的教义时对本土资源的使用。^③

以“亚洲”来谈论任何事情都会过于简化那里的生活实况。“亚

① 查尔斯·奈米提，“非洲基督论评论：评估与实用建议”，见《非洲神学路径》，罗西诺·吉拜尼编辑（Charles Nyamiti，“Contemporary African Christologies: Assessment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in *Paths of African Theology*, ed. Rosino Gibellini; Maryknoll: Orbis, 1994），第66页。

② 苏格瑞斯拉加，《亚洲圣经诠释与后殖民主义：比较评判各种诠释》（R. S. Sugirtharajah, *Asian Biblical Hermeneutics and Postcolonialism: Contesting the Interpretations*; Maryknoll: Orbis, 1998），第1章。

③ 纳特·坦江邦斯，“三一论的一种亚洲重构”，见《三一论，主要世界神学系列第2卷》，史蒂夫·帕杜等人编辑（Natee Tanchangpongs, “An Asian Reformulation of the Trinity”，in *Trinity*, vol. 2 of *Majority World Theology Series*, ed. Gene Green et al.;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5），第6章。



洲”神学和释经^①可以被划归成更细的学派或当地具体类型，如印度基督教神学、^②日本神学、^③韩国神学或中国神学。

三、多元背景和多样人生经历

背景和文化是任何神学和释经的门槛，顾名思义，释经是一项文化工作，并且任何释经都是跨文化的。构成过去 50 年大趋势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被视为形塑主要世界圣经诠释方法的催化剂。这里我列出几项社会背景与圣经阅读之间的关联：

（一）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1969 年在月球上踏出第

① 也奉罗和露丝·阿西诺编辑，《亚洲背景下的圣经和神学：福音派视角下的亚洲神学》（Bong Rin Ro and Ruth Eshenaur, ed., *The Bible and Theology in Asian Contexts: An Evangelical Perspective on Asian Theology*; Taichung: 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1984）；约翰·英格兰等人编辑，《亚洲基督教神学：作者，运动，资源的研究指导，亚洲地区第 1 卷，南亚，奥亚》（John C. England et al., ed., *Asian Christian Theologies: A Research Guide to Authors, Movements, Sources, vol. 1 of Asia Region, South Asia, Austral Asia*; Maryknoll: Orbis, 2005）；塞巴斯蒂安·金编辑的《亚洲的基督教神学》（Sebastian C. H. Kim, ed., *Christian Theology i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苏格瑞斯拉加编辑的《亚洲基督教神学前沿：新趋势》（R. S. Sugirtharajah, ed., *Frontiers in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Emerging Trends*; Oregon: Wipf & Stock, 2010）。

② 罗宾·博伊德，《印度基督教神学介绍》（Robin H. S. Boyd, *An Introduction to Indian Christian Theology*; Kashmere Gate, Delhi: ISPCK, 1991）；苏格瑞斯拉加和塞西尔·哈格里夫斯编辑，《印度基督教神学读物》（R. S. Sugirtharajah and Cecil Hargreaves, ed., *Readings in Indian Christian Theology*; London: SPCK, 1993）。

③ 古谷康夫编辑，《日本神学历史》（Yasuo Furuya, ed., *A History of Japanese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一步——随之而来的是重塑这个世界以及基督徒认识世界的方法，他们读经方法难免会受到无线电、电视、网络和无线网络信息技术的影响；

（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民权运动，这提高了不同种族的全球意识，以及地方性基督徒群体对自尊、公义和自由的自我理解以及对圣经的解读；

（三）促使基督徒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生态系统和生命之脆弱的自然灾害，全球流行病（例如非典型性肺炎和禽流感）和全球变暖，这左右他们如何读圣经中古时发生的类似灾难；

（四）自1948年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巴勒斯坦人的“浩劫”（灾难，Nakba），以及其他领土争端，这些回应了基督徒对圣经中关于国家、世界政治、自由和人权等的描述和理解；

（五）变幻的国际政治和渐增的多国或跨国合作，它们加剧了受压迫和贫穷国家中的财富和权利失衡——以及万恶的雇佣童工和贩卖人口——这导致主要世界的基督徒带着期盼和平与公义的眼光去读圣经。

变幻的世界使得圣经读者意识到性别、民族、地域和公义问题。同时，在读者的不同背景下读圣经结合并转化了他们的世界。克罗阿托（J. Severino Croatto）提倡一种忠于圣经和个人处境的读经，因这对读者有意义。这在他对《出埃及记》的评论中尤为清晰。^①

① 塞维里诺·克罗阿托，《圣经诠释学：意义导引下的读经理论》（J. Severino Croatto, *Biblical Hermeneutics: Toward a Theory of Reading as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Maryknoll: Orbis, 1987）；塞维里诺·克罗阿托，《出埃及记：一种自由的诠释》（J. Severino Croatto, *Exodus: A Hermeneutics of Freedom*; Maryknoll: Orbis, 1981）；豪尔赫·皮克斯利，《关于出埃及记：一种解放视角》（Jorge V. Pixley, *On Exodus: A Liberation Perspective*; Maryknoll: Orbis, 1987）。



底层现实生活与权威文本的记述并不一致,因此社会政治现实、“人性的贫困”^①和语言认识论,成为主要世界读经时所使用的过滤器。这些镜头出现在主要世界,这样的切入点常被发达的、优越的和资源丰富的“第一世界”所遗忘。主要世界好像听见圣经谈论这些现实问题,如独裁和殖民主义、流放和免职、贫穷和饥荒、灾害和瘟疫、贩卖人口和雇佣童工、童妓和童兵、资助和腐败、盗版和勒索、内战或宗教战争,以及种族暴力、环境恶化和流行病爆发、大屠杀和帮派械斗、森林失火、海啸和地震、台风和龙卷风、宗教战争和种族灭绝、奸淫和谋杀、物价增长和生活水平降低等问题。在这样痛苦和不确定的生活背景下,主要世界以如下独特方式使用圣经——都关注背景问题,同时以神的话语为权威:^②

(甲) 主要世界基督徒珍惜智慧文学,他们看重并处于口传文化和前基督教社会中。智慧文学真实描述生命的脆弱,宣讲美妙,并在混乱中预见美好(上帝的作为和万事互相效力)。塔梅斯(Elsa Támez),一位墨西哥学者,研究《传道书》和《雅各书》,并从自然启示和普遍真理中寻求人生智慧。^③《雅各书》4:14对主要世

① 约翰帕拉特,“引言”,见《第三世界神学介绍》,约翰帕拉特编辑(John Parratt, “Introduction”,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ird World Theologies*, ed. John Parra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 “人性的贫困……是指对正直、人性和文化的贬损”。

② 约翰·卫斯理·左穆诺蒂他·古勒娃,《当今非洲的圣经宣告》(John Wesley Zwomunondiita Kurewa, *Biblical Proclamation for Africa Today*; Nashville: Abingdon, 1995); 杰拉尔德·韦斯特,《解放释经学: 南非背景下的读经模式》(Gerald O. West, *Biblical Hermeneutics of Liberation: Modes of Reading the Bible in the South African Context*; Pietermaritzburg: Cluster Publications, 1991)。

③ 艾尔莎·塔梅斯,《当视野关闭》(Elsa Támez, *When the Horizons Close*; Maryknoll: Orbis, 2000), 第145页; 艾尔莎·塔梅斯,《雅各书的低俗: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Elsa Támez, *The Scandalous Message of James: Faith Without Works is Dead*; Minneapolis: Crossroads, 2002)。



界的基督徒显得有力且亲切：“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对主要世界信徒来说一定不是“秸秆书信”（马丁·路德名言），如许多西方的保罗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事实上，《雅各书》对于像雅各社区成员这样的族群来说是从上天而来的整全智慧，而他们的世界观本来就喜欢比喻（而非分析式逻辑），整体的统一性（而非同质、精确，或者分离、分化之一），以及“即彼亦此”的互动、交互模式（而非“彼此分明”的直线思维）。^① 马丁·路德不重视《雅各书》和《启示录》，而主要世界的读者尊重并且常常引用这两卷经文。杨克勤，一位生于马来西亚的华裔学者，从旧约主题中追溯《雅各书》对智慧的追求，并论述了《庄子》一书中类似的友爱和智慧主题。^②

（乙）主要世界的基督徒是在生活的混乱中，从事神学生活，而非坐在靠椅中或待在有空调的图书馆研究神学。喀麦隆神学家艾拉（Jean-Marc Ela）谈到“遮阳树神学——一种远离图书馆和办公室的神学，由一群追求和目不识丁的农民并肩探索的弟兄姊妹发展出来，他们一起寻求在世界触及到这些农民的情形中神的话语的意义”。^③ 小山孝介（Kosuke Koyama），一位在泰国的日本宣教士，宣讲“水牛神学”。^④ 浅野笃弘（Atsuhiro Asano），另一

① 见杨克勤，《庄子和雅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② 杨克勤，《庄子与雅各》，第7章。

③ 让·马克·艾拉，《我的非洲人信仰》（Jean-Marc Ela, *My Faith as an African*; Oregon: Wipf & Stock, 2009），第vi页。

④ 小山孝介，《水牛神学》（Kosuke Koyama, *Water Buffalo Theology*; Maryknoll: Orbis, 1974）。



位日本学者,研究一个日本故事所体现出的圣经中神的慈母之心。^① 华勇 (Hwa Yung), 一位马来西亚卫理公会教徒, 依照当地对常见热带水果的比喻提出一种芒果神学或香蕉神学。^② 印度基督论中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的老师”^③, 而一位海外斯里兰卡学者, 苏格瑞斯拉吉亚 (R. S. Sugirtharajah) 则主张一种对圣经的后殖民阅读。^④

相比于许多发达国家的过胖问题,《路加福音》的圣母颂歌描述的喂饱饥饿者和赶走财主的神向主要世界发声,这些地方至少有一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供应食物给饥饿者的事工(王上 19:4-8), 仍然在今天是预言盼望之语。耶稣的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约 6:41-51)带来安慰。自然灾害或人类的不当管理造成的饥荒在主要世界是可怕的真实问题。食物是神创造(创 1:29)的一个祝福,就如在旷野中“流奶与蜜”(申 31:20)也是应许之地的赐福。中国俗话说所的“民以食为天”,表达了“天堂”的欢乐。然而,不公平的分配导致肥胖成为一种

① 浅野笃弘,“上帝的慈母之心:在保罗神学中寻找女性特质”,见《三一论,主要世界神学系列的第2卷》,史蒂夫·帕杜等人编辑 (Atsuhiko Asano, “Motherliness of God: Search for Maternal Aspects in Paul’s Theology”, in *Trinity*, vol. 2 of *Majority World Theology Series*, ed. Gene Green et al.;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5), 第7章。

② 华勇,《平民或香蕉? 探寻一种真正的亚洲神学》(Hwa Yung, *Mangoes or Bananas? The Quest for an Authentic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Carlisle: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1997)。

③ 托马斯·汤加拉,《被钉十字架的古鲁:跨文化基督论的一项试验》(M. Thomas Thangaraj, *The Crucified Guru: An Experiment in Cross Cultural Christology*; Nashville: Abingdon, 1994)。

④ 苏格瑞斯拉吉亚,《后殖民主义批判与释经》(R. S. Sugirtharajah,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道德的和灵性的病态；就如《申命记》所说，“你渐渐肥胖，粗壮，光润！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申 32:15）。

社会背景不可避免地描述属灵问题提供了语言。圣经中所描述的世界，或者当前在主要世界中，资源非常有限，所以高利借贷通常导致讨债时非法入侵的法律问题。但主祷文不是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太 6:12）吗？耶稣的教导带着免债盼望的禧年观，成为当今救赎的信息（利 25:8-13；路 4:19）。

（丙）主要世界的信徒实践出来的神学“不仅是书面的和口头的，也是舞蹈出来的，祷告出来的，模仿出来的和哭出来的。”^①阿皮亚-库比什（Kofi Appiah-Kubi）问到，“当我们周遭所见全是痛苦、贫困、压迫、挣扎、嫉妒、战争和毁灭的时候”，《约翰福音》中谈到的“永生”在哪儿？^②在其研究中，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学术作品之外还参阅了“普通资源，如布道讲章、当地牧师和神学教育者的作品、见证、畅销回忆录和信仰作品，或者是在大众媒体中频频出现的流行基督教文章”。^③慕比提（John Mbiti），一位出生于肯尼亚的学者，一直以来呼吁一种生命神学：“正是在传统思维模式和宗教情怀中，各民族活出并努力吸收基

① 马西欧杜耶，“同理下的热情：第三届 EATWOT 中的妇女”（Mercy Oduyoye, “The Passion out of Compassion: Women of the EATWOT Third General Assembly”），*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81（1992）：313。

② 科菲·阿皮亚-库比什，“基督论”，见《一位非洲基督教神学的读者》，约翰·帕拉特，第 2 版（Kofi Appiah-Kubi, “Christology”，in *A Reader in African Christian Theology*, ed. John Parratt, 2nd ed.; Sewanee: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2001），第 76 页。

③ 詹金斯，《基督教新面貌》（Jenkins,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第 8 页。



基督教教导。”^①

四、本国语言与本土神学

在其他宗教中，希伯来语或拉丁语或阿拉伯语可能被视为神圣语言，而对主要世界的基督徒而言，基督教并没有某种神圣语言。圣经既没有文化特定性，也没有语言特定权力。圣经信息通常是被“道成肉身”式地宣讲，亦即，在它自己的文化中有“非语言性”的特质，这与五旬节圣灵降临事件中福音以各部落的方言宣讲是一致的（徒 2:1-13）。桑内赫（Sanneh）认为基督教一直都是“一种没有独一启示语言的翻译性宗教”，^②这种信念在主要世界中显而易见，因为圣经在这一区域被译成 2,300 多种语言，其中英语、西班牙语、汉语、印地语和斯瓦希里语圣经在印刷榜单上名列前茅。

将圣经译成本土语言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易懂，它还起着保护文化和更新文明的作用。圣经范例里其实嘱咐读者认真对待当地语言，因为当神学没有被译成当地语言或文化概念时，文化就不会被转化或成就，圣经也无法维持其宣讲生命之言的神圣力量（即，维持其神圣性）。有许多这种例子。宫平（Miyahira）和浅野（Asano）

① 约翰·慕比提，“基督论的一些非洲观念”，见《基督与年轻的教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神学贡献》，乔治·维克蒂姆和何塞·米格斯·博尼诺（John S. Mbiti, “Some African Concepts of Christology”, in *Christ and the Younger Churches: Theological Contributions from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ed. Georg F. Vicedom and José Míguez Bonino; London: SPCK, 1972），第 52 页。

② 拉明·桑内赫，《谁的宗教是基督教？西方以外的福音》（Lamin Sanneh, *Whose Religion is Christianity? The Gospel beyond the Wes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第 97 页。